

0100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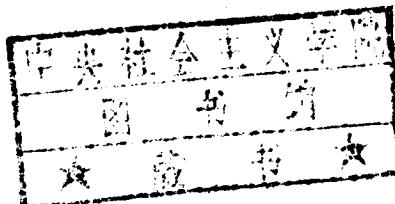
人-17
12

外国著名外交家列传

张立平 编著



201009327



世界知识出版社

前　　言

在国际关系的长河中，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外交家。他们一般都天赋极高，进出一流学校，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外交舞台上折冲樽俎，纵横驰骋，在世界外交史上谱下了辉煌的篇章。本书所写的十位近现代外国著名外交家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就是法国的黎塞留。他本是一位红衣主教，在法国执掌相印后，励精图治，对内平息了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对外实行合纵连横，与新教结盟，共同对付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法国的国家利益，由此开创了“首相治国”的新时代。

19世纪欧洲外交异常活跃，不少外交家崭露头角，大显身手。这些人中有法国的“革命”主教塔列朗、奥地利的首相梅特涅、英国的两位首相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铁血宰相”俾斯麦。

塔列朗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顺时应势，从革命党人信任的主教到拿破仑皇帝倚重的外交大臣再到波旁王朝离不开的廷臣，在30多年的时间里，越过波峰浪谷，始终使自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得以玩弄外交权术，为国为己谋取最大利益。他最让人惊叹的是，即使在拿破仑败于反法联军之际，他仍然为法国保存了自然疆界。

奥地利虽然是一个日益衰落的老朽帝国，但首相梅特涅依据均势和保守主义的原则，靠着政治联姻和巧妙的外交手腕，居然

使奥地利暂时雄居强国之列。一时间，维也纳成了各国外交家朝拜的大都会，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为国际关系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是英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为大英帝国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世纪是英国最辉煌的世纪，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凭借着强大的海军，通过各种外交手段（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在欧洲展开“均势外交”（即不让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取得霸权），在亚非拉实行殖民主义政策，最终在迪斯累里的时代建立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

在俾斯麦以前，德意志境内小邦林立，纷争不已，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俾斯麦居宰相之位后，在外交上深谋远虑，以退为进，表面上作了让步，其实是以战争手段统一德意志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没有外交的运筹帷幄，他的“铁血政策”不可能如此一帆风顺。

历史进入20世纪后，世界外交的重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冷战时代，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只有苏联。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因此，本书从苏联和美国分别选出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外交家，他们是：红色外交家契切林、二战外交家莫洛托夫、冷战斗士艾奇逊以及外交博士基辛格。

契切林通过外交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并因此拓展了苏联的国际活动空间，同时也为它的生存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莫洛托夫在二战前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中，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虽然事实证明这个条约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但它与《慕尼黑协定》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给苏联带来的好处是使苏联获得了备战的喘息时间，延迟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在二战中及二战后，莫洛托夫尽量为苏联争取利益，尽管有

些利益明显是有损于第三国的。

艾奇逊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他的主导思想是接过大英帝国的“接力棒”，填补它因为实力不济而遗留下的力量真空，摒弃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在全世界大范围地实行干涉政策。他的外交战略基本上以意识形态划界，对与苏联结盟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冷战遏制，而对与美国结盟的、属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艾奇逊的冷战政策没有“经受住”越南战争的严峻考验，垂暮之年的他不得不面对“遏制”战略的失败。

基辛格博士得天时、地利及人和诸多有利因素，在美国需要转变外交航向（即从大规模扩张转为逐渐收缩）时走到了前台。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天才，为中美建交打开了通道，也为结束越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为与苏联的缓和、中东的和平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他的外交哲学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强调以实力为基础，靠维持均势来保持和平。

通过这十位外交家的小传，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关系大体上围绕着战争与和平来进行，国家之间纷争的解决主要有两条途径，即战争及外交。在谋求一国的国家利益时，外交有时显得比战争还重要。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利益更多地诉诸和平手段（即外交手段）而非战争手段。物换星移，时光飞逝，从黎塞留到基辛格，近三个世纪过去了，外交主题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攻城掠地已非国家的主要利益，外交从过去的为政治军事服务转而为政治经济服务，和平及安全成为外交家共同致力的目标。然而，外交的一些基本哲学观念依然盛行，如盟国的概念、以实力为基础的均势原则等等，这些东西在基辛格那里运用得如梅特涅一样得心应手。诚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些外交家通常都是现实主义者。通过考察外交家来了解外交史的脉络及外交思想的演变似乎也不失为一种学习途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三年前着手准备写这本书时，原是为了

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外交家列传》配套，因此最初选材时，内容十分广泛，从古希腊的地米斯托克利到二战的三巨头都包括在内，后来一则因为力不胜任，二则觉得似不可能在这样一本并不太厚的小书中囊括所有涉及外交的著名人物，加之有关古代的文献所言过简，于是就“偷工减料”，对原来所选的传主进行“精选”。时间限定在17世纪以后，这主要是由于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从“三十年战争”开始的；人物上笔者拟订了两条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外交决策能力，也就是说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二是亲自实践，身体力行，在外交舞台上充分施展外交才干和外交技巧的人物。这些外交家的共同特点是：(1) 政治家兼外交家，既是外交决策者又是外交执行人；(2) 政治或外交生涯较长，对外交事务影响深远；(3) 博学多才，在许多方面都有过人的地方。即便这样，笔者还不得不进一步筛选，即把军事家、政治家如拿破仑以及国家元首如罗斯福和斯大林等排除在外。在此基础上，才挑选了本书中所写的十大著名外交家。这完全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权威根据，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谅解。

目 录

前 言	5
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	1
通往权力之路	2
首相专制	8
外交风云	16
“革命主教”塔列朗（1754—1838）	23
无爱的青少年时代	23
大革命时期的主教	27
拿破仑的股肱之臣	32
背叛拿破仑的受贿者	38
波旁王朝复辟的策划者	42
维也纳会议的编导	45
七月王朝的功臣	52
“欧洲首相”梅特涅（1773—1859）	58

最初的抱负	59
与拿破仑的外交较量	62
维也纳会议的东道主	70
旧制度的消防队长.....	75
炮舰外交家帕麦斯顿（1784—1865）	79
豪门贵胄	79
东方问题	81
鸦片战争	89
利益高于原则	95
最后一场戏	97
帝国外交家迪斯累里（1804—1881）	101
青少年时代	101
步入政坛	103
改造托利党	105
控制埃及	107
大英帝国“名正言顺”	111
约翰牛与北极熊的较量	113
“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1898）	124
成长经历	124
准备阶段	128
统一大业	130
巩固胜利果实	142
外交奇才	147

红色外交家契切林（1872—1936）	150
幸福的童年时代	150
求索的青年时代	152
外交生涯第一步	154
革命运动一分子	156
以退为进：布列斯特和约	160
化干戈为玉帛	165
以攻为守：拉巴洛条约	169
赢得生前身后名	172
二战外交家莫洛托夫（1890—1986）	175
革命历程	175
政治道路	182
外交生涯	187
冷战士艾奇逊（1893—1971）	205
校园生活	206
律师生涯	209
雾谷腾达	211
杜鲁门主义的出笼	213
马歇尔计划的炮制	215
组建北约	217
朝鲜战争	218
越南战争	221
外交博士基辛格（1923—）	223
幼无大志	223

初遇伯乐	225
二遇伯乐	227
三遇伯乐	229
外交哲学	231
权倾朝野	235
与苏缓和	237
叩响中国之门	239
结束越战	242
中东穿梭	245
牛仔气派	248
是非功过	251
后记	253

红衣主教黎塞留

(1585—1642)

在欧洲国家，一般受过教育的人都听说过红衣主教黎塞留 (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 年)。他和俾斯麦的名字在英伦三岛家喻户晓，人们认为他们是大陆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他们俩人都居首相之位，行国家大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的实际主宰者。黎塞留对内巩固了君主专制统治，对外采取了合纵连横的政策，使四邻处于软弱的地位，不仅为法国取得了一个有利的、安全的外部环境，而且为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称霸欧洲奠定了基础。俾斯麦是近代德国的奠基者，他用战争手段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诸邦，为德国的现代化和强大准备好了内部条件。他们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把英国看作是对手，并且设法在与英国的较量中不让英国占到便宜。因而，英国人对他们的感情是“敬而远之”。对俾斯麦本书有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黎塞留的广泛知名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功于小说而非历史。19世纪，以黎塞留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和剧本有好几个，有人把他描写成暴君或阴谋家；有人认为他既是法国的独裁者，又是法国的恩人；有人则说，黎塞留“一只脚踩在悲剧里，一只脚踩在喜剧中”。1839 年，英国著名男演员麦克里第主演了戏剧《阴谋家黎塞留》。英国人起先把黎塞留看作是无赖，然后又把他看作是英雄。

以后，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和斯坦利·威曼的名著《红袍加身》更使黎塞留名闻遐迩。

在中国，一则因为年代久远，二则因为距离遥远，一般人对黎塞留可能没有太多的印象。但那些对世界史或国际关系史感兴趣的人，对黎塞留的事迹还是耳熟能详的。黎塞留是 17 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国内消灭了胡格诺教徒的叛乱，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封建专制权力；在国外，他最大的行动莫过于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借助外力与神圣罗马帝国决一雌雄，然后在战事的后期介入战争，摘取了胜利果实。

通往权力之路

阿尔曼德·让·迪普莱西·黎塞留于 1585 年 9 月 9 日生于巴黎。他父亲弗朗索瓦·迪普莱西是普尔图省贵族、黎塞留采邑的领主。弗朗索瓦早年曾随安茹的亨利公爵流亡波兰，亨利公爵有一段时间统治波兰，但为时不长。1574 年，亨利公爵继承了法国王位，史称“亨利三世”。弗朗索瓦被任命为他的侍卫官。1578 年，他成为“圣鬼骑士”之一。这个骑士团有 100 个固定成员，他们效忠亨利三世。弗朗索瓦因为担任侍卫官，因此常常滞留在巴黎，这就是他最小的儿子阿尔曼德生在巴黎的原因。作为国王的扈从之一，他参加了宗教战争和征服国内叛乱的活动，但他未能等到国王取得最后胜利。1590 年 7 月 10 日，弗朗索瓦去世，享年 42 岁。黎塞留这时还不满 5 岁。

黎塞留的母亲德拉波尔特·苏赞恩是巴黎高等法院有钱律师的女儿。她 1569 年嫁给黎塞留的父亲时带了一大笔嫁妆。由于婆媳关系不好，丈夫去世后，她常常为经济拮据而感到苦恼。她被迫卖掉丈夫的“圣鬼骑士”勋章。1603 年，黎塞留的母亲与孩子们商量后，决意放弃继承弗朗索瓦·迪普莱西的领地，由此得到 2.2 万里弗尔。

自从父亲去世后，黎塞留便和母亲及家人回到家乡普尔图的吕松地区，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1594年，舅舅阿马多·德拉波尔特把他带到了巴黎。黎塞留进入著名的德纳瓦尔贵族中学。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小贵族的学校，它开设三门主课：语法、艺术和哲学。一般贵族通常只学前两门，第三门则留给未来的神父和学者去学。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黎塞留均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渴望赞扬，害怕批评。他一修完语法课和艺术课，他母亲便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决定让黎塞留当骑士。他有侯爵的头衔，可以佩剑。当骑士正合他的心愿。他虽然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模糊，但在心目中父亲作为佩剑贵族是很神气的。这也是世风使然。当时的法国社会，佩剑贵族比别的贵族级别高，主要是因为他随侍国王两侧，尤其在国王打仗时更是如此。而且他的作战装备都是自己出钱置办的，因此他可以傲视其他贵族。

黎塞留从舅舅家转到布蒂利埃，在普吕维内尔的安图瓦内学院学习。这所学院也是为小贵族而准备的。它不仅教体操、障碍跑和骑马，而且还教言谈举止、头脑和身体的敏捷、优雅高尚的行为等贵族礼仪。宫廷的生活方式和服饰也是该学院的必修课程。黎塞留非常喜欢军事技术，但是家里一个小小的变故打断了他的骑士梦。他家想要继续控制吕松教区，让他以后当主教。他虽然不太乐意，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遵从家庭的决定。

志愿的改变意味着要调整学习计划。他离开普吕维内尔学院，回到德纳瓦尔中学学习哲学。他十分刻苦，每天花八小时钻研哲学原理，持续四年。这一段紧张的学习留下了后遗症，他患了周期性的偏头痛病，这个病折磨了他一辈子。

1604年，他在德纳瓦尔中学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此前，他虽然已经被正式任命为吕松主教，但因为未达到法定的年龄，因此在他就职前，他需要得到教皇的特许。这种特许在当时来说是很平常的。亨利二世曾请示教皇给佩隆的红衣主教特许。同时，黎塞留所在的学校免除了他的必修课。不久，他前往罗马，希望尽

快得到特许。1607年1月，他终于到达圣城罗马，被法国驻罗马大使引见给教皇保罗五世。黎塞留优美的言辞、非凡的记忆，显然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教皇本人。据说，他讲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也非常流利。他的杰出表现使他在1607年4月获得了教皇的特许，就任吕松主教的职位。然后，他回到巴黎继续完成学业。这一年10月，他获得了神学士学位。几天后，他被接纳为索尔邦大学的成员。1608年1月，他病倒了。连续几个星期的发烧和严重的偏头痛——他称之为“可恶的偏头痛”使他难受不已。在他康复后，他接受了宫廷要他去布道的邀请，但使他失望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如他所料地被宫廷立即接受。于是，他回到教区。

自1583年起，黎塞留家族只从教区拿钱而不履行职责。连续三个主教的提名人都不住在教区，教堂年久失修，破损不堪。黎塞留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心在教区大干一番，好好整饬整饬教区。当然，作为年轻的主教（1608年他才23岁），他也没有不落窠臼，他要像别的贵族一样生活，他需要与主教地位相称的仆人、家俱、杯盘及其他。他召开吕松教士会议，制定出一系列的条例，要教士们遵守1563年罗马天主教特伦特会议所制定的规章，提醒教士们注意自己的义务，要他们远离集市、贸易和娱乐场所。他还要求全体圣职人员必须剃光头顶，衣着得体。在有圣事时，小旅馆必须关门。每个礼拜天，教区的神父必须用法语而不是用拉丁语讲授教义问答，背诵祈祷词和摩西十诫，以使每个人都能明白。他对宗教的忠诚还表现在要求每月领一次圣餐。黎塞留为恢复他的教区的宗教热诚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他经常视察下面的教堂，他要求教士为他的到来准备布道和祈祷集会。1606年，他在大教堂旁边买了一所房子，创办了一所神学院。尽管在法国别的地方也有神学院，但当时并未普及，要到1650年以后才普及。所以，在吕松这么一个偏僻、穷困的小教区有一所神学院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1618年他写了一本小书《宗教指南》，旨在向全体人介绍宗教的真理。尽管该书没有触及到反宗教改革的苦行的内容，但黎

塞留的信仰还是真诚的。他热诚相信罗马教廷的伟大使命，反复探索改善它的体制的办法，支持它的宗教目标。该书在法国很流行，并被译成好几种外国文字。黎塞留可以说是一个模范主教，但他有远大的志向，吕松主教的职位不过是他晋升的一个阶梯，他做好本职工作不过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到巴黎和宫廷。

机会终于来了。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被刺使黎塞留摆脱了那个偏狭的死气沉沉的地方。国王的儿子路易十三太小，不到法定的即位年龄（当时的规定是十三岁才能当法国国王），出身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玛丽王后被指定暂时摄政，直到路易十三成年。法国人对政权的变更忧心忡忡，人们对于弗朗西斯二世年幼时由同样出身美第奇家族的卡特琳娜摄政而引发的内战记忆犹新。1610年，当各省省长准备造反时，黎塞留回到巴黎。他拜会政府成员，想要赢得他们的赞许，他还在巴黎的几个教堂布道，但没有人想起用他。于是，他又退隐到吕松教区，在那里密切关注着时局，对于身居高位的人不断表示支持和忠诚。

1613年底，黎塞留返回巴黎，巴结王后的宠臣孔奇尼。孔奇尼当时正炙手可热。玛丽王后资质平庸，不足以理政，她让从意大利来的随从孔奇尼掌管朝政，给了他许多特权和封号，如法国元帅、三处要塞司令、昂克尔的侯爵、皮卡尔迪的总督和国王内室的侍从长。他的妻子是玛丽的同乳姊妹埃勒奥诺拉·加利盖。满朝的王公贵族对意大利人当政颇有微词，他们瞧不起孔奇尼。黎塞留则隐藏起自己对他的蔑视，对他表示尊敬，愿意为他效劳。1614年，以孔代为首的王公们与太后决裂，起兵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玛丽屈服，与孔代签订《圣默纳乌尔德和约》，孔代等叛乱的一方同意停止起兵，玛丽则许诺召开三级会议。

1614年12月，黎塞留和另外两人作为普尔图的教士代表出席了三级会议。黎塞留起草了教士的纲领，即服从三一条例，改善神甫的教育，禁止决斗。三级会议因为要宣布路易十三的成年而被推迟。三级会议分别集会，各自派出代表交换意见。黎塞留

作为教士的发言人去与另两个等级的代表讨价还价。他向第三等级呼吁，发誓为上帝的荣誉、为国王陛下、为人民的得救而效力。最有争议的是佩剑贵族敦促第三等级通过一个法律，规定法国国王在他的国家里是至高无上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力——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精神的，可以凌驾于他的王国。这是对教皇权力的严重挑战，引起教士们的激烈抗议。1615年2月23日，三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这是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个等级的代表急欲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在玛丽的支持下，黎塞留被选作教士的代表发了言，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教士分享政府的统治权；第二，对教会免税；第三，对诉诸暴力的胡格诺信徒严惩不怠，对于爱好和平的遵纪守法的胡格诺信徒则不加干涉；第四，如果国王愿意从《福音书》中寻求激情，“理性的统治”就会建立，正义就会重新赢得正直，邪恶就会受到处罚，善良就会得到酬劳，文艺就会繁荣，国家的财政就会兴旺，宗教就会重新盛行。黎塞留热情洋溢的发言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接下来发言的是佩剑贵族和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求减税。第三等级的许多代表还想等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再离开巴黎，但3月24日，政府命令他们回家。事实上，三级会议的要求被束之高阁，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进行政治改革，而是玛丽迫于孔代的压力而不得不做样子。孔代等王公召开会议本想借机控制它以夺取政权，不料三级会议的代表却被玛丽所控制。路易十三虽然成年了，但他不想处理朝政。玛丽在得到三级会议的支持后继续摄政。她实现了理想的婚姻目标，让儿子路易十三与西班牙公主成婚，并把女儿伊丽莎白许配给阿斯图里亲王。在孔奇尼的劝说下，玛丽同意逮捕犯上作乱的孔代亲王，把亨利四世的大臣们一一免职；迪普莱西·德·黎塞留主教被任命为国防和外交国务秘书。黎塞留在王公们的叛乱中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

宫廷斗争和王公们的叛乱并未停止。内韦尔公爵下令联合各路兵马，准备营救孔代。战争烽火在即。恰在此时，也就是在1617

年，路易十三在英俊漂亮的心腹吕伊纳的建议下，决定亲理朝政。他疏远了母亲，唆使手下人诱杀了孔奇尼，以女巫的罪名逮捕了孔奇尼的妻子埃勒奥诺拉·加利盖。应该说，孔奇尼是咎由自取，他仗着玛丽的恩宠，有恃无恐，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独断专行、飞扬跋扈。他处心积虑屯积的财产换了主人，现在全成了路易十三的宠臣吕伊纳的家私了。在以后的四年中，由于路易十三的软弱无能，法国实际上是吕伊纳在执政。玛丽恐遭毒手，逃往布卢瓦。黎塞留被流放到教皇领地阿维尼翁。

1619年，玛丽去昂热联合所有反对吕伊纳的王公，准备起兵造反。然而，在1620年夏，国王在诺曼底打败了王公们的联军。黎塞留在国王和玛丽之间进行调解，玛丽不得不接受了和平条件，返回王宫。

吕伊纳怂恿国王进行十字军的讨伐，参加宗教战争。胡格诺教在南部和中西部有较大的影响，信仰胡格诺教的王公们瓜分了叛乱各省。这些地方事实上处于内战状态。1621年，国王与吕伊纳合力对付胡格诺教徒，使得天主教徒收复了朗格多克和加龙河流域。但蒙彼利埃和蒙托邦还在抵抗。吕伊纳死于蒙托邦。

吕伊纳一死，朝廷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路易十三毫无主见，他虽然尊重前朝的大臣，但他们死的死，老的老，使人不禁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由于玛丽最近的谋反记录，他对他也不能寄予充分的信任。至于黎塞留，在他眼里更是两面派，前几年，他一方面参与玛丽的谋反活动，另一方面又向国王报告玛丽的行踪，显然是在讨好双方。他很想当红衣主教，路易十三表面上以官方的名义支持他，私下里却向他人散布选他当红衣主教的危险。结果，他在1621年未成为新当选的红衣主教中的一员。吕伊纳死后，朝中无人，国王只得改变了态度，向他表示了好感，请求教皇提升他为红衣主教。1622年9月，黎塞留实现了夙愿，当上了红衣主教。在玛丽的美言游说下，1624年黎塞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开创了法国历史上首相治国的新时代。

首相专制

黎塞留吸取了孔奇尼和吕伊纳两人的教训，即仅仅得到一个人的信任是不足以使权力稳固的，哪怕这个人是摄政太后或者国王。从他当上首相这一天起，他就在寻找扩大权力基础的办法。当然，他首先必须保持国王对他的信任和太后对他的喜爱。路易十三虽然懦弱，但颇有自知之明，知道光凭他一个人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他需要辅佐和顾问。尽管他开始对黎塞留不放心，但当他发现黎塞留确实能力非凡时，不禁慢慢欣赏起他来了。此外，他们俩还同病相怜，黎塞留患有慢性偏头痛和神经衰弱，常常发烧，身体清瘦；路易十三患有慢性肠炎，瘦得像一个会走动的骷髅。他们俩人对女人都没有兴趣，路易十三除了王后以外，没有别的女人，但有两三个相好的美貌男子，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无疑具有同性恋倾向。黎塞留则终身没有绯闻，他的政敌企图贬损他，硬说他年轻时与布蒂利耶夫人有染，布蒂利耶夫人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又说他是安娜王后的情人，这些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历史学家没有找到有关方面的一星半点证据。与许多人一样，他把女人视为祸水，他说：“女人很奇怪。人们有时说，女人危害不大，因为她们成不了任何好事。我内心却认为，她们毁灭国家的能力无与伦比。”黎塞留小心翼翼地与国王保持着工作关系，他始终牢记着他的权力永远是第二位的，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在向国王阐释他的政策时十分谨慎，竭力使国王认为这些决策是他自己作出的。他也不敢怠慢太后，稍有不慎，太后就会认为他忘恩负义，傲慢无礼。从 1624—1630 年，黎塞留与国王和太后基本上和平共处，三人分享国家权力。

除了对国王和太后效忠外，黎塞留还采取两种办法来巩固权力：一是广植党羽，网络亲信。他任人唯亲。首先从父系迪普莱西家族和母系拉波尔特家族中挑选人员，安置在政界和教会有权